

韩非子集解

一
函六册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三

長沙王先慎

外儲說右第三十四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顧廣圻曰合當作舍形近誤此舍與道勢與行皆相對行去聲讀之難一篇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又難二篇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之行句例同又用人篇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五蠹篇舍必不亡之術而是與獸逐走也未道必滅之事句例皆同王先謙曰道由也行如字義順不必讀去聲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姦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廣圻曰遇而況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喬而臧獲不乘驥嗣公知之故不駕鹿○慎曰乾道本不作而顧廣圻云而當薛公知之故與二樂博○盧文弨曰疑樂作學下同作不先慎案張榜本作不今據改薛公知之故與二樂博○俞樾曰樂子即蘭子也樂與蘭音近說文門部闕妄入宮掖也讀若閑即其例也列子說符篇宋有蘭子者釋文云凡人物不知生出者謂之蘭也是蘭子之蘭即闕之引申義故此書以樂為之矣先慎曰說文樂從繼聲學從繼聲二字聲同釋名釋宮室樂學也其體上曲學拳然也易中孚有孚學如一本作學是樂學二字義通故本書既樂為學蒼頡篇學一生兩子也說文學一乳兩子也其言二樂者謂昆弟皆來博也則樂為學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段借切當以雙生訓之俞以樂為蘭失其旨矣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鳥○先慎曰乾道本鳥作馬拾補作馬案馬馬二字皆鳥字形近而謫說作鳥不誤今從張榜本作鳥

二人主者利害之輶轂也○先慎曰乾道本連上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七也

○顧廣圻曰易 惠在國羊之請變。○先慎曰乾道本羊作年顧廣圻云今本與宣王之太

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先慎曰乾道本羊作年顧廣圻云今本與宣王之太

藏本今本作茂按成當作戊茂同字也古今人表作戊先慎堂谿公知術故問玉扈昭

侯能術故以聽獨寢。○先慎曰以字當在能字下以用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三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

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姬也知貴不能。○先慎曰知貴以教歌之法先揆之

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頤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右經

一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除之。○先慎曰乾道本則下有其字

其字衍先慎案張榜本無其字今據刪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始坐。○先慎曰乾道本無始坐二字盧文昭

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王先謙曰以下文 中坐酒酣將

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

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先慎曰歸謂

歸其舍未醒承

上酒酣言寤寐思之恍然有得不待酒醒也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

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邪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眾節

○先慎曰乾道本粟散府餘財以賜孤寡○俞樾曰餘字行文散府財與發廩粟相對倉

作粟誤今據趙本改無陳粟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嚮德惠施於民也○先慎曰惠已與

二弟爭民○先慎曰乾道本無民字顧廣圻云今本爭下有民字已讀為以盧文弨云已

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盧文弨曰子尾無出亡事其子高彊昭十

年奔魯遂奔晉先慎曰左傳子夏作子雅古

雅夏通用景公與晏子游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

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

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先慎曰二柄篇作行之羣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

貸小斗斛區釜以收之○先慎曰左昭三年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鐘四斗為豆各自其四

以公量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

於山澤之魚鹽龜鼈贏蚌不加貴於海○先慎曰乾道本蚌作蚌無加字今依拾補改增君重斂而田成氏厚施

齊當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

齊當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

廣圻曰秦當作齊周過也謂過齊國之人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盧文弨曰孫貽穀云史記田敬仲

世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此疑有誤俞樾曰已當作芑○昭十二年左傳我

有國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與此文義相似史記載此歌正作芑○惟此本以謳苞為韻

子為韻史記作歸乎田成子歸○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先慎曰晏子春秋今田成

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先慎曰之故曰其田成氏也公泫然出涕曰不亦

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為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

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

成氏其如君何○先慎曰田成氏御覽一百六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與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

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與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

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城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

勢以禁誅擅愛之臣○先慎曰誅字行擅愛即上請爵祿行之大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

齊行以爭民○先慎曰乾道本民作名顧廣圻云天字衍藏本名作民是皆不乘君之車

不因馬之利○先慎曰君之車當作車之安車之安與馬釋車而下走者也○先慎曰乾

顧廣圻云車字當衍今本車上有舍字者非是先慎案顧說非御覽六百○道本無釋字

二十四引車上有釋字是此與外儲說左上釋車而走句例正合今據增或曰景公不知

用勢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先慎曰乾道本師曠下有不知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不知二字先慎案御覽引亦無不知二字今據刪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先慎曰拾補

無以字盧文弨云張本有以字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以字誤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

蚤絕之今田常之為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

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

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盧文弨曰家語致思篇作蒲牢先慎曰說苑臣術篇作蒲令家語即本說苑魯以五月起衆為長溝當

此之時○先慎曰各本時作為據御覽八百四十九引改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先慎曰要作溝者於五父

之衢而食之○先慎曰御覽二十二及一百九十五八百四十九引飯並作飲下覆其飯並作覆其飲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

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食之子路怫然怒攘袂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

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食民

其不可何也○先慎曰各本無其字據御覽引補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

不知禮也女之食之為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

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

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盧文弨曰家語致思篇作蒲牢先慎曰說苑臣術篇作蒲令家語即本說苑魯以五月起衆為長溝當此之時○先慎曰各本時作為據御覽八百四十九引改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先慎曰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食之○先慎曰御覽二十二及一百九十五八百四十九引飯並作飲下覆其飯並作覆其飲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食之子路怫然怒攘袂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食民其不可何也○先慎曰各本無其字據御覽引補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食之為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

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止徒役而滄之○先慎曰各本止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

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

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喬華士昆弟二人者○顧廣圻曰論衡非韓篇

注引此士作任先慎曰御覽六百四十五引喬作猶無者字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

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執而殺之○先

乾道本作使吏執殺之盧文弨云執下脫而字荀子注引有慎曰以為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

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

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

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

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為望用不仰

君祿雖賢不為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

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為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所以教於

國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天下有非字誤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卻之

不止○先慎曰御覽引卻作引止作至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

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為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為世之

賢士而不為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

之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裔○先慎曰北堂書鈔四十五引者下有名字太公望聞之往請焉

三卻馬於門而狂裔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

之矣周公旦曰狂裔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為誅之○先慎曰北堂書鈔引無夫子二字太公望曰狂裔也

也○先慎曰字衍文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先慎曰北堂書鈔通引議作義二字古通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為首誅

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以旋其軫也○先慎曰乾道本託

上有許字以旋二字作於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許字於作以旋今據改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為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

○先慎曰事類賦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千金之鹿者何也○先慎曰各本千字作一無何也二字據論衡藝文類聚

九十三御覽八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

在衛雖辯智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樂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先慎曰御覽七百五十四引潘其作潘者而不

為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

○先慎曰令俄又益之

人二百金方博有聞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

○先慎曰張榜本無之子二字

公怫然怒撫兵而授謁者

曰殺之吾聞季子不為文也立有聞時季羽在側

○詳先慎曰時字疑衍

曰不然竊聞季為

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殺客而大禮之

○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

曰曩者聞季之

不為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為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駙私廩

○盧文弨云張本有今據補

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樂子因相謂曰為公者必利

不為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為公因私競勸而遂為之

○先慎曰乾道本私作斯案私斯

是樂子兄弟見薛公遺季因私相勸勉為薛公斯字誤今據改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沉錯之人

○二字聲近而誤張榜本趙本作私

主乎夫馴烏者斷其下

○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錯作領下有焉斷其下

食

○先慎曰事類賦恃作待馬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

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二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

○先慎曰惑其知見人惑之不知見人匿之

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為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

而言也人且知如

○俞樾曰知當作和字之誤也和與下隨字相為韻下慎而行也人且

文臣與意賦與行皆相為韻若作知則首句失其韻矣

隨如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如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如女有知也。人且臧如女無知也。人且行如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

○先慎曰：乾道本。田上有圈，今從趙本。

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以二目御。

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

○先慎曰：漢藝文志：道家有鄭長者一篇云：六國時。

先韓子韓子稱之師古注別錄云：鄭人不知其名，哀淑真隱傳鄭長者曰：田子方。

○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顧廣圻云：一篇言道家事，韓非稱之。世傳是長者之辭，因以為名。

曰：田子方。曰：齊宣王問弋。今本有曰字。今據補。知欲為廩而未得，所以為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曰：齊宣王問弋。

於唐易子。

○顧廣圻曰：漢書古今人表中。上有唐易子，即此上文云：鞠或其名。

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

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以二目視，鳥奈何其不謹廩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其字。盧文弨云：二字脫。張本有。

今據補。

故曰：在於謹廩也。王曰：然則為天下何以異此廩？

○先慎曰：乾道本王作故，異作為拾補。為作異。顧廣圻云：今本故作。

王下為字作異。今據改。

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為廩乎？對曰：鄭長者

有言曰：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其可以為此廩乎？

國羊重於鄭君。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聞君之惡己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

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為德。

○盧文弨曰：秦本作以。顧廣圻曰：句有誤。

俞樾曰引當作以曰當作日皆字之誤也隸書以字或作卧因誤為引矣

蓋因客說宣王宣王說而太息故左右以王之說之日先告客以為德也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一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

廣所曰齊策無威字楚策云楚王后有十孺子皆貴於玉御覽六百二十六七百一十八

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云云不同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為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

引刪又御覽注云所親者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為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

於玉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

置之○先慎曰乾道本勸下有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於是為十玉珥而美其一

慎曰張煥而獻之玉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為夫人

本玉誤王而獻之玉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為夫人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顧廣圻曰六字為曰寡人將相子甘茂

之吏道穴聞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道作通誤策穴誤作而當以告甘茂○先慎曰

上有曰字顧廣圻云今甘茂人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

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池乃逐之一曰犀首

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人臣也

有者字盧文昭云其字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八秦秦王甚善之

者字一本無今據刪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八秦秦王甚善之

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

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

於是樗里疾已道穴聽之矣○先慎曰乾道本已作也據張榜本趙本改見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先慎曰乾道本無

見字盧文昭云一犀首為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月也境內盡知之○先慎曰乾道本月作日

拾補作月盧文昭云日字諱顧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匈匈也何道出○先慎曰道由也言

韓何由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樗里疾曰犀首也羈

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諸侯矣○先慎曰張榜本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而無當○先慎曰乾道本而有通字盧文昭云通

張榜本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

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先慎曰乾道本有下

文昭云平字凌本無乘則人孰注漿哉今為人主而漏其群臣之語○先慎曰乾道本主

藏本作盛今據刪改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為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

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日堂谿公

見昭侯曰○先慎曰藝文類聚七十三御覽三百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有當

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

昔者...

堂谿公曰為人主而漏泄其群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也○先慎曰各本無也字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卧惟恐夢言泄於妻妾○先慎曰各本無也字

申子曰○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顧廣圻曰主當作王與

上文明○聰韻

三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縣幟甚高然而不售酒酸○先慎曰各本然而作著

然盧文昭云著然孫云文選與滿公琰書注引作然而先慎○先慎曰各本然而作著

案藝文類聚九十四御覽八百二十八引並作然而今據改怪其故問其所知閭長者楊○先慎曰各本然而作著

倩○先慎曰乾道本閭作問趙本脫拾補作問盧文昭云閭字脫選注有意林同顧廣圻

並作問今據補藝文類聚外傳云問里人說苑晏子春秋同先慎案盧顧說是藝文類聚御覽引○先慎曰各本然而作著

類聚引倩作青下同倩曰汝狗猛耶曰○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並有狗猛則酒何故

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而狗迺而齧之○先慎曰拾補齧下旁

齧齧也齧噬也明此作齧是下文趙○先慎曰拾補明作輔盧文昭云文選注引有

本亦誤作齧藝文類聚引迺作迎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先慎曰拾補明作輔盧文昭云文選注引有

猛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先慎曰拾補明作輔盧文昭云文選注引有

之士白明也荀子外傳多言白其義皆同先慎案顧○先慎曰拾補明作輔盧文昭云文選注引有

說是藝文類聚御覽引正作明御覽引而下有往字○先慎曰拾補明作輔盧文昭云文選注引有

以蔽鄧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顧廣治國

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為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

其間掘穴託其中燠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地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

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人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為重諸臣百

吏以為富○先慎曰富當作輔聲之誤更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顧廣圻曰不當作

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說范云則為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

柄而擅禁○先慎曰乾道本禁下有禦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明為己者必利而不為

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為猛狗而齕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為社鼠而間主之情○

廣圻曰藏本今本情下有矣字誤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憂國焉得無亡乎一日宋之酤酒者有莊氏

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齕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他家之酒問曰何為不

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醖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醖一日桓公問管仲曰○先慎曰

一曰二字桓下提行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桓上有一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木

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燠之則木焚灌之則塗地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為

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

○顧廣圻曰危當作安說見上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為己者必利不為己者

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術不行矣○先慎曰說本晏子春秋內篇問上桓公管仲作景公晏

子堯欲傳天下於舜。繇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繇。」

於羽山之郊。○顧廣圻曰：「依下句當衍殺字。先慎曰：『下句誅字乃流字。』」共工又諫曰：「孰以

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流共公於幽州之都。○先慎曰：『各本流作誅，據御覽六百四十五引改。』

書孟子並作流。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

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荆莊王有茅門之法。○孫詒讓曰：『茅門，下作茆門。說苑至公篇與此畧同。亦作茅案。茅門，即雉門也。』

世家：葉茅闢門，即春秋定二年經之雉門。兩觀也。諸侯三門：庫、雉、路。外朝在雉門外，茅門之法，廷理掌之。即周禮秋官司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也。天子諸侯三朝皆有廷士，理字通。

先慎曰：『孫說茅即弟之誤，是也。』曰：「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蹏踐雷者，廷理斬其輶戮其御。」

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蹏踐雷，廷理斬其輶戮其御。太子怒。○先慎曰：『怒，廷理之執法也。』人為王泣曰：

「為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

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盧文弨曰：『尚上同校，疑陵上先慎曰：『此當作下校。尚傳寫誤倒耳。』下校尚謂下亢上也。』

於秦矣。高誘注：校猶亢也。校尚誤倒說。苑乘作棄校作陵，皆劉向所易，未可據。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曰：「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茆門。天雨，廷

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曰：「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茆門。天雨，廷

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荏門○孫詒讓曰說苑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外廷理曰○顧廣圻曰說苑云少師慶車不

得至荏門非法也○先慎曰至荏門三字當重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笏而擊其

馬敗其駕太子人為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荏門廷理曰非法也舉笏擊臣馬敗臣駕

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先慎曰北堂書鈔三十六後有儲主而不屬於矣○

文昭曰說苑作少君在後而不豫下於矣二字衍凌本無先慎曰北堂書鈔引有於矣二

字於與賢聲相近古通假文子上仁篇於與賢韻於矣猶賢矣此楚王贊美廷理也書大

禹謨傳自賢曰於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於下云於借為賢亦通是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先慎曰御覽六百

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為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為上卿乃

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為能相萬乘所不究也○先慎曰疑與篠同荀子賦

篠音篠然疑家巫有蔡姬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顧廣圻曰疑

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姬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為能相萬乘

而不究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姬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

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姬人主之蔡姬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

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所字顧廣補繩謂繩墨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所字今據補繩之外與法之內譬

也不相受也

○先慎曰張榜本此下有如是則疑不得長臣矣九字

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行薄疑

曰媼也在中請歸與媼計之衛君自請薄媼曰

○顧廣圻曰藏本重薄媼二字

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

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媼

○先慎曰以當作已

媼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媼也曰衛君之愛疑奚與媼

○先慎曰乾道本無愛字顧廣圻云藏本無愛字今本有依下文當補今據增媼曰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媼也曰不

如吾賢子也媼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更請決之於卜者蔡媼

○先慎曰乾道本無更字盧文弨云張本有今據補

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媼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為臣矣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誦之其聲反清微者乃教之

○顧廣圻曰反當作及

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

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

○顧廣圻曰謂當作先慎曰為謂古通用不必改作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

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

○先慎曰乾道本吾作五據趙本改北堂書鈔三十六引正作吾

吳子

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之

○先慎曰乾道本無八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索下有八字先慎索北堂書鈔引亦有今據補

其兄曰吳子為

法者也其為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母幾索入矣

○先慎曰母幾

索入謂母望索人也史記晉世家母幾為君呂不韋傳則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

○先慎曰又請

為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一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為